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ム七〇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孟拱河谷我突入拉班
伊姆法爾南戰事得手
宋拉山方面敵軍繼續增加壓力

（中央社孟拱河谷國軍前線特派員三十日電）國軍前鋒部隊昨夜又突入孟拱河谷主要公路上瓦鄧蓋以南約四哩的拉班，被隔絕而附有百五十耗口徑大砲的日軍兩營，非向南冒死突圍，或將茫然不知所措。過去約三週中，進枝突擊部隊常在三四千呎的高山中，側擊敵軍，穿越叢林，繞出敵軍之後。其他沿孟拱公路前進的國軍，現在遭遇敵軍日益頑強的抵抗，前進的速度，因之減低，但對後路已被切斷的敵軍，正施以最大的壓力。敵軍在沙路勞河前和公路東側的山頂，紅立堅固陣地，國軍今日對其發動三路仰攻，另以其他兩路包抄兩側的敵軍陣地。據最近報告：昨日在胡康河谷的第一次空戰中，來襲的敵機三十八架，據非官方證實，其中二十八架被打下，另有五架或者也被打下，來襲敵機中，沒有被打中的只有五架。

（中央社新德里三十日透電）史迪威總部今日公報：包圍右翼防線日軍的緬北華軍，已經切斷蜿蜒孟拱河谷的主要公路線，並在拉班以北一哩處構築公路障礙物，日軍第十八師團殘部改編成的兩聯隊頗有被包圍的危險，華軍現在離甘門露日軍基地只有三十多哩，北部華軍正在夏都蓋以北叢林中加緊進攻敵軍，該地日軍經短距離退門後，都在防禦工事外被擊斃。

（中央社新德里三十日路透電）東南亞盟軍總部今日公報：盟軍對日軍從泰郭姆公路上另一據點猛烈進逼，敵人損失很重。盟軍卽在塔姆和巴拉爾間某處山地很活躍。昨日盟機和砲隊猛烈轟擊伊姆法爾東北小河谷的日軍，敵損失慘重，估計日軍自從在緬甸前線中部發動攻勢以來，已被擊斃二千五百人。孟道通到巴郊以公路四端的隧道，已被盟軍佔領，盟軍中型大砲一門，大批裝備和食糧。日軍又在代齊比爾和隧道間公路上活躍。阿拉甘前線敵我雙方巡邏隊都很活躍。昨夜戰略空軍隊炸仰光北敵軍供應基地一處，又炸麻盧偕和蒙瓦的鐵路目標。昨日我機在阿拉甘和卡拉丁區打毀江上船舶十八艘，另外並創損敵方船舶三十二艘，盟方空軍突擊隊襲擊蒙因，該地日軍司令部受創。

（中央社訊）東南亞總部三十日公報：孟道以南沿海平原，我斥堠隊頗活躍，該處並有幾次炮戰。廿六日夜間，日軍犯我巴郊港以南陣地，廿七日上午被我打退，敵傷亡頗大。該區他處我軍續掃蕩殘敵，我軍以坦克出擊敵方抵抗的中心地帶。卡拉丁方面戰况靜寂。敵軍在秦山作戰，傷亡頗大。泰郊姆到伊姆法爾公路，我軍作戰很得手，鹵獲敵軍用品頗多。另有少數日軍正企圖在以北若干哩處切斷公路。塔姆到巴拉爾區我軍，仍控制公路下段，敵軍在公路上段放置障礙物，還待清除。宋拉山爲克爾爾區日軍壓力繼續增加，我軍在該處已轉進新陣地，伊姆法爾東北五十哩的多山地區，有小部份敵軍活動。

（中央社新德里二十九日路透電）緬境日空軍經多次打擊後，實力損失過半，本月內過去二十八日間，盟方在空中打落或在地面炸毀的日機共一百三十三架，另有十六架可能被打毀，除此還有四十一架被打傷，這是盟軍攻緬境以來，日空軍所受的最大打擊。

曼尼坡戰事發展中
喚起印人堅定信心
英軍事評論員向全印廣播

（中央社加爾各答二十九日專電）自日軍從曼尼坡入犯印度以後，緬甸戰事已進入一新階段，在印度領土實際作戰，在這次戰事中還是初次。據英國軍事評論員在全印電台中對印度人民廣播說：「我們英軍易奔逃，以爲日本人萬能，有較人的聰明與能力，我們應當信任我軍的作戰能力與決心。」日軍在這個區域的行動雖不嚴重，但其向孟加拉和阿薩密鐵路推進，卻很受到各方注意。日軍又企圖施行故技，以切斷盟軍供應線的方法，迫使盟方前進部隊後退。倘日軍現正向科西馬推進，從科西馬到該路車站提馬普，相去僅四十六哩，有公路可通，相信盟軍必努力保守此區，日軍如要想到達該地，必須經過苦戰。這樣的軍事觀察家指出：秦山區域現有激戰，和中美軍的根據在孟拱河谷推進，都在於阻止日軍的侵入印度。

（中央社阿薩密區四隆廿九日路透電）據這裡的高級官吏今日說：曼尼坡前線日軍的進犯，是表示日方的防衞性質的行動。盟軍在胡康河谷區的成就，迫使日方作最後的掙扎，像一隻受傷的老虎，終於被迫而進入平坦的地帶，纔能爲害，也必定易於解決。曼尼坡區的盟軍，在數量和實質上都優於日方，準備和敵人搏鬥，這就是盟軍所等待的機會。今日曼尼坡的行動，日軍的小股以當略能爲害，但主要者的命運必敗無疑。盟方經常派遣突擊部隊深入緬甸心臟，尤對於日方的危險性，遠較日方的調遣其他隊深入曼尼坡內空野的地方要大。

（中央社倫敦三十日專電）約克郡報軍事記者說：緬甸之戰可稱爲「公路之戰」，通到日本的道路，僅經過中國，所以盟國最後必須打破敵人對華的陸上封鎖，使新德里和重慶相聯。緬境的作戰，多有關於公路的建築，目的在求完成帶多公路，使它和滇緬路相接。日人唆使所謂「印度國民軍」侵印，並以宣傳做工具想激起印人的叛變，以達到政治的陰謀。

社論　向勝利的紅軍歡呼

經過了兩年九個月的英勇戰鬥，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蘇聯紅軍以祖國和全世界受難人民解放者的雄姿，再度出現在普魯特河上的邊疆。這一天下午九時，莫斯科三百二十四門大砲鳴砲二十四響，祝賀這個「愛國戰爭史中永世不忘的日子」。這炮聲正像是驚蟄的春雷，它報導着黯淡的日子已將過去，人民勝利的春天已經快要到來了。烏克蘭第二戰線的勇紅軍已經把法西斯野獸趕出蘇聯祖國的邊疆，第一戰線的紅軍也已經收復了徹諾維茲城，被希特勒遺棄在敖德薩一帶的十萬寇軍已經成了釜底遊魂，普魯特河岸的紅軍已經望見了羅馬尼亞的村莊，捷克的人民已經聽到了紅軍進擊的步伐聲音。兩年九個月，在酷烈的現代戰爭中可不是一個短暫的時候啊，「紅軍是會打回來的」，而今天，紅軍終于勝利地打回來了！我們相信全世界愛好自由、正義，關心蘇聯，關心人類運命的每一個人，都會以感激的熱淚，來銘記三月二十六日這個光輝的日子的。

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四四年三月廿六日，從被困敵入，爭取時間的戰略的防禦和退守轉換到一個毀滅敵人的決定性的攻勢，斯大林元帥英明的戰略指導正像運轉着一架精確無比地設計了的機器，在鐵火相擊的近三年的血戰中，蘇聯紅軍每個好轉都是根據于「軍事的現實，建築於物質的力量，不斷的努力，和現實的作戰計劃之上」的收獲。戰爭對紅軍沒有僥倖，勝利對紅軍不是奇蹟，軍隊從壓迫的工具轉變爲解放被壓迫人民的工具的時候，具有高度的政治認識，蓬勃的愛國熱情，而又從人民戰爭中習得了戰爭藝術的軍隊，是無敵的！生根於人民、建築在現實的物質基礎之上的不可擊敗的紅軍，終於粉碎了「德國軍隊不可擊敗」的神話，巴爾幹震動，歐洲震動，全世界都震動了，全世界的人，「儘管直到今天還有若干人士不願相信，但是在這現實的、沒有任何虛飾的勝利前面，終於也不能不相信人民力量的偉大與不可戰勝了」——蘇聯「消息報」社論說：「紅軍在蘇聯的國家的邊境上出現，意味着蘇維埃國土上敵人被肅清的最後階段已告開始。蘇聯人民懷着最偉大的榮譽感，認清了：蘇維埃國家及其英勇紅軍已經證明了是夠強大的、獨力跟希特勒軍隊的主力抗戰的時候能夠達成這個目的」，這是意味深長的語句。紅軍獨力地和希特勒軍隊的主力抗戰將近三年，粉碎了希特勒征服世界的企圖，打擊和削弱了法西斯的軍事機構，挽救了世界人類的運命，時至今日，從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縮短到勝利的時日，減輕受難人民的苦痛，已經不再是對一個盟邦的援助，而是對本國，對全世界人民，乃至對一切莊嚴諾言的責任了，希特勒野獸「已經遍體鱗傷，但是依然強大」，不給以最後的一擊，而給以新的不應有的時間，這將會危及我們進攻成功的機會，或者納說「勝利的機會不能放進冰箱」，今天已經是一個果斷決行的日子了。

春雷在響，歐洲解放的春天已經近了，從東面、從西線、從內部、從地下，人民力量的浪潮決潰希特勒歐洲堡壘的日子已經近了，振奮地聽着莫斯科的祝捷的聲音，我們再一次把瞩望的眼光轉向西邊。

貪官鄭步鑾 處無期徒刑

（中央社永安二十八日電）閩省福清縣前任縣長鄭步鑾，因貪污嫌疑，經軍法審訊認爲證據確鑿，已判處無期徒刑。

僞組織醜事
大學校長也是裙帶官 傳陳逆昌祖任僞中大

（中央社屯溪卅日電）滬訊：敵對僞中大校長李逆聖五不滿，李已被迫辭「職」，繼任的傳說是汪逆妻弟，陳逆昌祖。

十四航空隊
炸南昌、安義等地

（中央社訊）史迪威總部三十日公報：第十四航空隊二十九日襲南昌鐵路車站，予以重創，敵機十五架起飛攔截，被打落一架。二十八日襲安義的橋樑和貨棧，橋樑附近中彈多枚，貨棧完全毀滅，我機炸昌鐵路橋樑，予以重創。又襲南昌機場和潮析鐵路橋樑，炸彈都落目標。

把甘地放出來！
印自由黨領袖力促印度各報不斷的要求

（本報倫敦通訊）印度自由黨領袖薩斯特里，最近在印度馬德拉斯各報編輯人會議上力促全印度各報編輯不斷要求釋放甘地，而且說：「讓張梅利來代表印度，這是對於印度的侮辱。」

在太平洋上吃了敗仗
敵陸海軍矛盾顯露
歐洲英軍機關報評敵統帥部人事變動

（中央社倫敦三十日專電）歐洲區英軍機關報「尼格報」說：最近日軍統帥部人事異動的內在原因，是軍部內部的不和。海陸軍將領對於政治計劃，始終有不同意見，陸軍主張大陸政策，海軍主張南進海洋政策，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兩派的異見，不再存在，軍中指揮也告一致，雙方摩擦的表面原因宣告消除。但這只是暫時現象，所以日本在太平洋遭受第一次挫敗後，內部的不和又應時而生，將來日本海陸軍挫敗更厲害，那麼不和也必定更深。對於軍事形勢，和日本的作戰軍略，都不無大影響。

敵徵用在華日商物資並徵調日僑入伍

（中央社屯溪二十九日電）滬訊：敵人在本年度起，開始徵用在華日商總的和作戰有關的物資，如滬日商各大公司行號，如資金在數千萬元以上的木業株式會社等數十家，都因爲貨物被禁一空而倒閉。同時敵人大事徵調日僑入伍，滬僞第一警局敵籍警員和京滬各地僞中學日籍日文教員也大部被征調。

綏境捷報
我克三個敵要據點

（中央社陝壩二十九日電）伊盟我軍二十三日向黃河南岸敵寇展開掃蕩攻勢，夜十一點多分猛攻東大社、西大社、五顆社等重要據點，與僞蒙軍張本據部和寇兵一部激戰一點多，將三地完全攻克，俘擄敵上校處長和官兵十六員名。東大社已包圍匯縣敵寇防禦黃河的僞蠹，自經我軍攻克後，大樹灣（包頭東南黃河對岸）的敵軍大感恐慌。

布島二次戰事結束
敵軍遺尸七千具
美機初次襲加羅林的培金島

（中央社布肯維爾島廿八日合衆電）布肯維爾島的第二次戰事，今日已告結束。日軍這次進攻奧格斯達皇后灣美軍灘頭陣地，攻勢之猛，像水龍的噴水一樣，但美軍又打退了敵軍，日軍在戰場共遺屍七千具。美軍第三十七師師長貝格勒少將說：日美軍的損失是八比一，敵軍雖有再犯可能，但已經擊潰撤退衆徵。一部份人士相信：這些遍體鱗傷的敵人，已開始總撤退，敵步兵損失佔總數百分之四十，砲兵損失佔百分之二十五。自本月八日以來，島上美軍曾打退日軍猛攻八次。

（中央社檀香山廿九日路透電）美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今夜發表公報：美機第一次襲擊加羅林群島內的培金島，培金島在波那普西北十八哩，後者是土魯克附近的一處日軍基地，美機廿七日飛往襲擊，其他美機繼續襲擊馬紹爾群島內的四處日軍基地。

（中央社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二十九日合衆電）美機二十七日猛襲拉布爾，投彈九十三噸，自二月三日以來，投落拉布爾的炸彈已達五千噸。其他美機襲新愛爾蘭卡維恩則爲得手，此外新幾內亞多波的日方機場，被我機掃射，帝汶猛炸，滿佈機場和兵營區中彈起火，我機掃射帝汶附近的羅蒂島。美機對拉布爾發動空襲前，日方原擁有該處停有日機百架，此夜攝到的照片，顯示拉布爾只停放七架。

法解放委會代表團
貝志高將軍等來渝

（中央社訊）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駐華代表團大使銜代表貝志高將軍，偕同武官德爾拉特，一等秘書孟都麻，三十日晨九時由印抵渝，在機場歡迎的有外交部代表，法國駐華代表團參事克拉阿克，法國軍事代表團翁布朗中校，尚維舊主教和其他法國人士多人。

貝志高代表略歷　貝志高將軍生於一八九三年，一九一四年從軍，自願參加第一次大戰，因傷截去右臂，一九一九年積功升爲上尉，第二年參加摩洛哥戰爭，得到獎章，一九二七年奉命赴華，從事宣傳工作，一九三二年升任團長，一九三八年晉升中校，一九四一年選出摩洛哥，隨附戴高樂將軍，同年晉升上校，任戰鬥法國駐埃及和西非外交代表，一九四三年晉陞少將，被任爲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同年十一月被任爲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駐華大使銜代表。

重慶界首間
開放特快電報

（中央社訊）重慶電信局定四月一日起開放重慶界首間特快電報。現由重慶到各地特快電報，經該局陸續開放的已有成都、長安、桂林、衡陽、瀘縣、內江、萬縣、合江、宜賓、昆明、貴陽、樂山、廣元、綿陽、洛陽、蘭州、曲江、贛縣、柳州、芥橋、長沙等二十一處。又自四月一日起，該局民國路營業處每日上午七時到下午九時均收特快電報。

希望中國嚴懲漢奸
顧羅爾發表論文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訊）華盛頓二十九日電：前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顧羅爾，發表專文說：中國正準備對付受日本利用的漢奸，這實在是中國在政治建設上的一大措施，因爲此舉可以摧除日本所造成之統一障礙。大公報最近說：抗戰七年以來，成爲日本傀儡的漢奸，必須按照法律予以嚴重處罰。如果中國政府採納這項方式，必定是走向憲政民主方面的一項重大施措。

箇舊錫商請求貸款
核價過低成本太大
並要求實行黃金換錫，或增加生產補助費。

（昆明通訊）箇舊錫商因爲大錫生產成本過高，今年春季以來更因米價飛漲，每噸錫的成本約需五十萬元，而規定的官價卻只有十一萬元，相差得實在太大，因此箇舊錫商轉請中央，要求實行以金換錫的辦法，每噸錫可換黃金三十二兩，或者請大量增加生產補助費，並多多貸款，以資救濟。又箇碧石鐵路公司，以前因爲商情蕭落，該路無法維持，由省政府派員設經濟公署負責整理，已經一年。最近經濟公署宣佈結束，仍把該路交還民營。但該鐵路公司股東和該路沿線居民，都覺得損失很大，曾經派代表到昆明晉謁有關當局，要求仍由經濟公署繼續主持辦理。

東南西北

△浙江永嘉商場，去年獲利較多的要算是木業、紙商、進出口商等，每家至少賺百萬元，情況殷不景氣的是國藥業和南北貨業。

△廣東東江韓江沿海和西江下游三埠、四邑一帶，近有一批無恥奸商，偷運糧食出口，資給敵人。粵省府已電令專員公署和各縣政府嚴防，戰區長官部也令各地駐軍注意封鎖。

△抗戰後借辦保甲長的名義，而逃避兵役的很多，多數保甲長幾乎成了世襲，永遠可以繼續做下去，現已決定把保甲長的年齡加以限制，必須要三十五歲以上的才能充任。

△現在各地鄉鎮公所或縣府仍多把新兵用繩綑綁，和禁閉不准外出等事發生，軍政部近以最高當局的手諭，令所屬嚴禁，違反的以法辦。

世界學生會議
向我國青年致意
美國女童子軍致賀我國童子軍

（中央社訊）倫敦世界學生會議，最近曾電我教育部，向我國爭取勝利與自由的英勇青年學生致意，原電譯文如下：「英勇的中國學生與青年，爲勝利和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値茲世界青年週，謹代表世界青年會議敬致問候之忱，巴斯摩克。」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訊）紐約二十九日電：美國女童子軍在中國青年節致賀中國男女童子軍說：中國男女童子軍的勇敢、熱忱和堅毅，實在使人欽仰。我們保證致力於爲盟國共同作戰和鞏固戰後彼此諒解與合作的工作，美國女童子軍特在青年節向中國男女童子軍致意。

巡禮箇舊錫鑛
青農

顯然離我們住處只有廿四公里，海拔卻高了三四百公尺，在山谷的碗底下，我們到這個古廠——「箇諸」。

力伕們將我們送到一所馬店裡，我們不禁相視而笑，到後來才知道這家馬店，比起其他客店還要講究些，可憐三天三晚的馬糞與伕，都夠我們受的了。這去廠區，還有一段路程，出了南門，走上寬寬山，順着石頭路，我們又走向目的地——出產大錫的廠區。

在耗子的故鄉

在嶇崟不已的上坡路上，同行的一位本地人講着一個混雜的故事，打發了我們的疲勞。還是關於我們前去參觀的耗子廠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洞工正在挖着尖子，忽然一塊牛大的石頭蹬下來，一個鍛手與人也被打在裡面，背篋的人也被打傷透了出來，他們便改變到別處去打尖子了。約莫過了一年，鍛假好起來，從前埋了人的尖子裡，又有人去同洞打尖。但是鑿到那塊大石頭時，忽然聽到裡面叫着：「小心點，別挖着我的頭」。提着大膽的火房進去和這「蓋了被窩」的人答話起來（註：「蓋被窩」就是被土埋了，是廠工避忌的稱呼），這個活着的兒子去答話，那人說：「哦，五十年啦？這幾時常常有些耗子給着米和包穀給我，我從來也沒有挨餓呀」——就是這個悲慘的傳奇式的故事，使得耗子廠得名，因此自前廠區的耗子無論吃米吃飯，都沒有人打擾它趕它。不過，我們翻了天錫鎮公所的耗子廠，卻沒有看到可以證明這個神話的任何資料，只是在荒草叢中憑弔了從前是怎家酸店的斷瓦頹垣罷了！

訪問天錫鎮廠區

「現在的廠情太不行了，往年最熱鬧的時候，全廠區共有砂丁十多萬到二十萬，那是民國二十七年的時候，那時年產一萬多七百三十一噸；最近據我們調查全廠區，目前還在掙扎的，只有紅鐵洞、雙槽門洞、觀音洞和老歪洞等幾家，他們現在貼本很厲害，只是希望有一天廠情可以轉好……」一位熟悉廠礦情形的人，像白頭宮女一般的感慨的敍述着礦場今昔的情形。

我進一步問他：「金山有多少廠？砂丁的生活如何？」

回答是很沉重的：「我們過一會去看吧，千千萬萬的火房都倒了，現在有的是枯草荒廢。可是，從前興旺的時候，有四十八大廠七十二小廠，最出名的廠要算紅鐵洞、雙槽門洞、老歪洞、閱家洞（這是趙老祖公首先開的一個廠）、寶華寺還有他的銅像）、不洞洞、小城門洞、聯發洞、白牛洞、財神洞和銀門洞。」

「至於工人的待遇，從前生活不高倒還好，好點的老闆發了正項工錢還有獎金；現在呢，苦得很，他們一天只吃得一點乾飯，他們一年只打四次牙祭，鍛手或皮補工人待遇最高，也不過得五百元，可以買三尺士林布，而普通工人除吃飯外，只得到一百五十元，有辦法的人還是走光了，現在這些工人是來路很窮的，他們無法回家，爲了活命，苦也好，冷也好，只好一天天的混下去，如果政府不給他們想辦法，這些人既走不出廠，也沒有人再傭用他們哪！」

離開耗子廠，我們到了紅鐵洞。在一個向下斜進的洞口，上面點着雞毛和雞血，一股熱氣從洞裡升了上來。不一會，一個全身泥黃的砂丁出來了，他全身衣服破爛，爬出了洞口，把肩上搭着的礦袋擱下，半天還透不過氣來。他的礦袋上擱着一塊煤石燈，閃着一點微弱黝黝的火光。「大哥，這個洞有多深？」

「一千三百多步啊！」他的胸部一張一張的回答着。

「累得很，你們擔多少？」

「九十多斤，」

「一月得多少錢？」

「一百多斤！」他還在喘着氣。

「錢，吃了飯還有餘嗎？」

「這個年時比不得以前了！」他似乎覺得我們不懂廠情，就忙着走了。

我們又看過雙槽門洞和觀音洞，也都寂靜得很，那個洞口也有雞血雞毛，洞裡升上來的氣，就好像快要斷氣的水牛的呼吸一樣。我們所要看的土法採礦，就是在紅鐵洞外所看到的那一點，因爲我們好像是走進了一個荒涼的墳場，再說下去也只是陰森森濕冷風；我們所要看的採大錫的熱鬧場面，只能在人們口中去聽聽了。

到了錫業公司

離開土廠區，爬了一些沒有路的小山溝，就到了用科學方法開採的錫業公司。

他們是用機器開採，現在只有電力廠。除了高級的職員外，一天三班不分晝夜的工作，採礦的地方和地面的垂直距離在二百公尺，所有取錫和工人上下班，都是用升降機，兩分鐘就可以升降一次，不過採礦還是用人工，採礦地點離開上下的這個洞底，實際上有二千公尺的距離。

工人的待遇，平均工人每月可得一千元，除了伙食，也和土法開採的工人沒有兩樣。我們看到工人們的衣服也都破爛非常，「鶉衣百結」這句話正好作爲形容。他們不耐煩的等着升降機，因爲高原的冷氣浸，不時刺着他們的大腿和穿了洞的衣服掩蓋下的肌肉，他們冷凍且抖索而不能忍耐。

洗鑛部的方法和土法沒有不同，只是管理上稍加調整而已。

× × ×

一個湊巧的機會，我們還訪問了一處研究所，一位負責人告訴我們，他們的工作主要的有三部份：㈠化驗從廠商買來的鑛，考察含錫的成份，然後決定價錢。㈡改換煉錫的精度。㈢以各部門所答困難。他又說：一兩年來，工作上雖沒有什麼大進展，但有一件工作是我們覺得很光榮的！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煉錫的精度是百分之九九·七五，但經過本所兩年來的研究改進，現在已經可以達到百分之九九·九五！」他又很興奮的若重的說：「諸位，三個九字一個五字，這是破紀錄的工作啊！」

歸途的感想

我們又到了那馬糞和屎臭夾攻的客店。躺在一間黑房子裡，我回味着大錫廠每一角落的荒涼景況，同時我也懷念那些爲祖國增加生產而忍受饑寒的工人們，他們是抗戰中最堅強的戰士，他們丟下妻兒，來到荒僻野深山中來挖大錫，爲的是支持祖國的抗戰！

夜晚，我翻來覆去的總是睡不着覺，一幕幕都湧上我的眼簾：那斷瓦殘垣的耗子廠，那抖索在寒風中等候升降機的工人們；那位從紅鐵洞口爬出來的大哥，和他那插在帽邊上用來刮汗的白牛角片……；很快又使我想到路上那位同走的告訴我的：「從前在廠情旺盛時，有些老闆因爲怕工人跑了，挑礦打尖，甚至還加上腳鐐！」

大錫，過去換回了多少外匯，換回了多少飛機大砲；但是它卻使多少工人過度消耗人的生活！

普魯特河上游 蘇軍克復徹諾維茲

喀爾巴阡山區收復科羅美雅·蘇軍爭奪敖德薩，布格河下游殘敵奉令逃跑·

（中央社莫斯科三十日路透電）斯大林統帥發表手令宣佈：蘇軍佔領徹諾維茲城。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九日路透電）爭奪喀爾巴阡山區和敖德薩的大戰，已經開始新階段。朱可夫將軍所部攻克科羅美雅後，已進到距匈牙利邊界約三十哩的某處，距在西北三十哩的斯坦尼斯拉夫也只有幾哩了。現路越穿過蘇丁山區而到蒂沙河谷的山路，還是通到匈國的一條最長最崎嶇難走的路徑。此路首先攀登高出普魯特河谷約四千呎的山峯，續沿蒂沙河谷下行，而到匈牙利平原的薩杜福爾。

（中央社倫敦三十日路透電）柏林訊：德方公報說：德軍已退出徹諾維茲城。德軍並奉命在烏克蘭的布格河下游，避免和蘇軍作戰，沒遇着蘇軍的『干擾』。斯坦尼斯拉夫區已發生戰事。

（中央社倫敦三十日路透電）德軍撤出徹諾維茲城後，蘇軍已進入喀爾巴阡山脈地區三十哩。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九日電）蘇聯情報部二十九日晚間公報：烏克蘭第一戰線軍隊經堅苦激烈和步兵隊機動的作戰結果，克復城市及大鐵路聯絡站科羅美雅，（德軍在喀爾巴阡山麓的重要強大據點，離匈牙利邊界三十哩）。據大概的統計，我軍部隊在收復科羅美雅城的戰役中，繳獲戰利品如下：完整可用的『虎』式坦克十三輛，滿載軍用物資的火車十五列，火車頭四十五輛，各種倉庫十處，卡車四百五十輛，及其他大量軍用品。二十九日，烏克蘭第一戰線軍隊繼續發展攻勢，收復卡米尼茲—波多爾斯克州（西烏克蘭）地區中心索洛布科夫特西和塔拉雅、烏希查，我軍部隊在這一區域強渡普魯特河，進迫徹諾維茲城（又名車諾維茲），和敵會戰於城郊。在摩吉廖夫—波多爾斯克西方我軍部隊在攻勢發展中收復住民區十處如科諸夫卡、拉爾加、伯果爾塔等。在比爾中城南方和東方，我軍部隊且戰且進，克復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地區中心基希卡吳尼，辛撒赫吳伊及科捷烏薩尼及其他住民區卅處。在波爾瓦馬伊斯克城西南方我軍部隊在繼續攻勢中克復敖得薩州地區中心城市巴爾塔，克利物埃、奧塞赫，波柳沙雅、夫拉節夫卡和其他住民區四十處以上。其中有火車站如基利洛夫卡，西羅佛，奇赫提佛等八處。在佛滋涅森斯克城西方南方及東南方，我軍部隊順利發展攻勢，在戰鬥中收復住民區八十處以上，其中有火車站雅斯特累比諾夫卡及摩爾達夫卡。在其他各戰線僅發生地方重要性的戰鬥。在二十八日一日內，我軍部隊在各線損毀德軍坦克三十五輛，敵機在空戰中及被我高射砲火擊落的共三十八架。

蘇軍一週來進展之快 戰史上找不出先例

烏克蘭第一戰線蘇軍每天進展十五公里到二十五公里，第二戰線平均每天進展十六公里。而按照軍役條例，平時大編行軍，每天也不過二十五公里而已。

過去一周間，紅軍在烏克蘭向前作神速的挺進。朱可夫元帥的軍隊，在塔諾波爾——普羅斯庫夫地段，重新展開攻勢，突破德軍防線以後，在四天中間（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就已推進六十公里到一百公里。康納夫元帥的軍隊，在烏克蘭第二戰線上，也博得了同樣重大的勝利。他們把在比爾中區頑抗的敵軍打垮，二十六日，就到達普魯特河——蘇聯的國境。以絕妙的練達，貫徹戰鬥行動。

德軍在塔諾波爾以南，在普羅斯庫洛夫，以及在聶斯特河和普魯特河之間的潰敗，都是蘇軍行動神速的結果。在烏克蘭第一戰線上，紅軍在四天中間（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就把敵人逐退六十到一百公里，平均每天進展十五到二十五公里。在烏克蘭第二戰線上，在六日到二十六日的二十天中間，推展三百二十公里，平均每天進展十六公里。

按照軍役條例，所有一切軍隊，平均每天行軍不過廿五公里。但是，當行軍的時候，軍隊是很舒服地在大路上排成縱隊移動。至於紅軍，卻要向前打開進路，強渡江河，克服一片汪洋的泥濘，而依然能夠保持着實際跟行軍一樣的移動速度。蘇軍的持續力，軍事練達和剛毅果敢，縱觀所有一切戰史，實在沒有可以比擬的例子。

模範納粹宣傳大家第特瑪爾將軍的投降，德寇拚命要詛泥濘的道路和融化的冰雪。他們硬說，泥濘對進攻的軍隊有利。這種強辯，簡直說也說不上。如果說：在破壞了的，佈了地雷的，並且給封鎖住的道路和橋樑上移動，並且常常在無路無橋可通的地方移動着的進攻的軍隊，會比那採取守勢，而且能在優良的公路上實行機動的守軍，來得容易些，這話誰會相信呢？就連德國的孩子們會不會相信這種強辯的話，我也很懷疑。（蘇聯情報部稿，鄒錄古譯夫上校文）

消息報社論 芬羅保等的命運

或者成為希特勒的奴隸，把國土變為戰場；或者參加民主陣營，保衛自己的國家。時間不等人，再沒有討價還價的閒工夫了。

（塔斯社莫斯科廿九日電）消息報社論『小國跟希特勒德國同盟引起什麼結局』說：當紅軍在烏克蘭痛擊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時候，希特勒對他的『盟邦』博得沒有流血的『勝利』。德寇佔領匈牙利了。德寇沒有力量在戰場上變更鬥爭的進程，就企圖在別的場所來彌補。

德寇的霸佔匈牙利，是極富啓迪意味的事實。我們應該對匈牙利領袖們作公正的品評：他們曾極力迎合希特勒，凡會使希特勒討厭的任何事情，他們都不曾做過。每一個人都還記得：當德國的附庸們還一心指望他們的君主能夠勝利的時候，匈牙利就曾把第二軍調到蘇德戰場上去。匈牙利武裝力量中這些最精銳的部隊，在頓河大草原遭遇到可恥的滅亡：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冬季，他們在佛羅內茲和卡斯托那雅區域差不多完全被紅軍撲滅了。這種大潰敗引起國中無限的憤慨，後來，匈牙利統治者就不敢把自己共鬥的軍隊再交付希特勒了。不過，他們還把那硬說是指定在德軍後方擔任佔領軍勤務的匈軍，歸德寇支配。大家都知道，事實上，德寇時常把這些匈軍部隊驅入戰鬥，讓他們聽天由命。匈牙利統治者，並且使國家的整個經濟為希特勒服務。他們在走歐洲倉庫之一的這個國家裡，實施掠奪的計口授糧制度，以便能夠把裝滿了無數列車的匈牙利小麥運送到第三帝國去。匈牙利工業為德軍製造兵器。匈牙利的鐵路成了德軍的交通線，專為德寇工作。最後，甚至在德軍勝利的希望已完全成了泡影以後，希特勒的潰敗已顯然無可避免了以後，匈牙利依然表現一如以往的恭順，並不曾企圖跟希特勒絕裂。

那麼，希特勒為什麼突然打擊匈牙利呢？只要把地圖看一下，就足以解答這個問題了。匈牙利的北鄰跟着希特勒的東區（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相隔幾十公里。德寇搶運羅馬尼亞的石油和保加利亞的糧食的路，要經過匈牙利。當紅軍向喀爾巴阡山並強渡聶斯特河的時候，希特勒統帥部就決定實在不能再延宕下去了。

匈牙利的被佔領，暴露出德國跟她的附庸國之間的關係的真正本質。這一回，如跟幾個月前希特勒份子對意大利的佔領比較起來，所表現的方式還要露骨些。第一回，希特勒匪幫的侵入『同盟』國，至少總由於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統治先行崩潰了，那已是現出極其現實的前途：意大利勢必退出法西斯軸心，勢必退出戰爭。而在現今的匈牙利事件中，連這種情形都不存在。匈牙利已從德國的『盟邦』一變而為德國的佔領國，例并不是由於匈牙利的政策中採取了什麼獨立步驟，而是由於德寇對蘇聯作戰的侵略已經崩潰了。這麼一來，德國跟她的附庸國之間『同盟』的實質，就真相畢露了。

對於德國的昨日的『盟國』，佔領制度意味着什麼，已由意大利的經驗雄辯地充分顯示出來了。德寇佔領了意大利以後，就像吸血鬼一樣，吮吸意大利的一切生命的汁液——物質資源和人力後備軍。墨索里尼先前就已使意大利為希特勒的作戰機構服務，而意大利被德寇佔領以後，更徹頭徹尾的慘遭毫不留情的真正的『總體』洗劫。在佔領意大利的期間，德寇把約一百萬的意大利人押到德國去，從事希特勒的勞役。幾十萬輛的牲口，裝滿許多列車的原料和製成品，被德寇搶運到本國去了。如今，德國土匪強姦的同樣的胡作胡為，就要輪流到匈牙利的身上來了，規模甚至還要來得大些。

希特勒在附庸國中的走狗和特務份子，企圖迷惑他們人民的眼睛，為他們跟德國之間的所謂『同盟』強辯，硬說只有『同盟』拯救了這些國家，以免遭遇更壞的命運，就是說，以免遭遇德國軍事佔領。而意大利的實例，以及如今同樣動人的關於匈牙利的實例，已暴露出這種強辯是完全虛妄的。今日的『盟邦』就是明日的被佔領國，今日的附庸就是明日的奴隸——這便是做希特勒『盟邦』的每一個國家所面臨的前途。

希特勒附庸國中的走狗們，大聲嚷叫——所謂民主國家中有些人士，不僅猶豫地嚷叫，並且其爭辯：跟德國絕裂是絕對危險的，對於附庸國差不多是致命的危險啊；說：跟這些國絕裂，勢必要使他們的『和平』國家變成毀滅的流血戰爭的戰場啦。他們這樣嚷叫，不僅企圖打動一些可憐的『獻心腸』的人士，而且主要地是企圖使如下的事實模糊起來，就是並不是跟希特勒的絕裂，正相反，而是跟德國保持同盟關係，會必然使附庸國大難臨頭。態度最痛的人士早已默認了，希特勒的附庸國，必須趕快從希特勒那正向深淵衝去的兵車里跳出來。匈牙利的實例表明了，希特勒的附庸國要決定命運，所能自由支配的時間，已比預期的更短促了。匈牙利的實例表明了，即使在最後的結局——在從德國『同盟』中分裂出去的威脅之前，德國的附庸國就已面向滑的現實的威脅，就是：國土要變成戰場了，國家獨立的形跡也要喪失了，時間是不等人的。目前已沒有時間作持久的討價還價的匈牙利了——這便是匈牙利事件對於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芬蘭的國家所作的警示。

無可爭辯的事實，便是凡要決心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生存的任何國家所作的抵抗，德國已不復有足夠的力量去打破了。只是因為匈牙利這個國家不願意對抗德國強盜的進攻，所以希特勒才能夠用一些二等的師團，就把匈牙利霸佔住了。很明顯的，德寇決不會以佔領匈牙利為限，接着匈牙利之後，還必然要輪流到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然而那些國家具有對德國佔領軍表示抵抗的充分可能性。據外報所載：羅馬尼亞擁有十五師，保加利亞擁有廿師。這些國家何去何從，要緊的抉擇了：或者不加抵抗地終於被德軍佔領，不可避免的前途就是把他們的國土變成戰場，結局跟德國同一命運，不然就跟德國絕裂，參加民主國陣營，毅然決然地奮起保衛自己的國家，保衛作為國家的生存。

蘇聯元首加里寧就任廿五週年 榮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銜。蘇共中央致電慶賀。

（塔斯社莫斯科三十日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欣逢米海爾·伊凡諾維奇·加里寧，就任蘇維埃政權最高機關的首長從事活動以來的第二十五週年，因為他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建設和鞏固，勞績卓著，特授以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銜。（又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致電加里寧慶賀。

南斯洛文尼亞激戰 意軍一連帶武器投降

（路透社倫敦三十日電）據鐵托元帥總部今天的公報說，斯洛文尼亞省游擊戰場在激戰中，意軍一連共一百五十人帶了武器投降南民人民軍。

又一維琪份子判決死刑

（路透社阿爾及爾卅日電）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軍事法庭以賣國罪判決了克利斯托菲尼中校的死刑。他是科西嘉省人，四十歲，並在去年九月十日，法軍在科西嘉登陸之前三天，給愛國人士捉住的。按軍事法庭曾於兩星期之前判決前內政部長普秀死刑。另一個維琪官員波爾底現在被審訊中，罪名是賣國罪。

德繼續迫害佔領區人民 英相發表嚴正聲明

△匈傀儡說將要向人民展開無情的攻擊·

（中央社倫敦士敏斯特三十日路透電）英外相艾登剛才在下院對德國迫害佔領區中人民事，發表長篇聲明說：盟國政府繼續接到各種證據，證明納粹還沒停止『絕滅政策』。納粹迫害猶太人其狀之慘，史無前例。外相強調當德國不可避免的敗北降臨時，我們決不忘記所有這些罪行。在德國的附庸國中，幸有若干個人，甚至還有若干當局，曾竭力避免德國的惡例，示猶太人以寬容和慈悲。艾氏希望最後報復敵人時機來臨時，我們也應不忘記這些善行，以示鼓勵。擴大這些惡行者，使那些有罪之徒共負損失，現在還不算晚。英政府向德國的與國和附庸國呼籲，請他們努力阻止此行，並協力進行保護和拯救工作，深信其他盟國政府必具同感。以上聲明，是外相答覆工黨議員席爾維曼的詢問時發表的。

（中央社倫敦二十九日路透電）匈京本夜廣播內政部次官的談話說：不論猶太份子如何偽裝掩飾，我們終究要向他們展開無情的攻擊。我們將致力於肅清一切左翼和猶太份子。廣播也說匈國一切猶太籍電話用戶，已奉令在三日內向官廳登記。

英下院投票 通過信任政府 克爾夫人仍認為男女教員的待遇，應完全平等·

（中央社倫敦士敏斯特三十日路透電）英政府今日在下院之信任投票中，以四百二十五票對二十三票獲勝。

（中央社倫敦士敏斯特三十日路透電）教育議案修正案的提案人克爾夫人，今日在下院說：政府以刪除修改案的行動提交下院討論時，她將投票反對該修正案。她仍認為男女教員的待遇，應完全平等，但她必反對原修正案以表示對邱吉爾首相的信任。（中央社按：英政府日前向下院提出教育議案，以一票之差被否決，使邱吉爾內閣在議會中遭受其首次的挫敗。議會另提出修正案，規定男女教員待遇平等。但邱吉爾首相聲明，決依合法手續將原修正案，並要求議會舉行信任投票。據另一路透電：一般推測政府可得勝利。）

（中央社倫敦士敏斯特二十九日路透電）英工黨副領袖格林伍德在明天早晨工黨特別會議時，將籲請工黨人士投信任政府票，給政府以支持。

大西洋憲章仍是英國目標 邱吉爾在下院說

（中央社倫敦士敏斯特三十日路透電）邱吉爾首相今天在下院答復工黨議員詢問時說：『大西洋憲章和其原則，仍為英國的主要目標』。

英美油商到達伊朗

（中央社倫敦廿九日路透電）據德黑蘭從伊朗方面接到的密訊說：英美油商現在伊朗商討移讓油權事。英國貝亮石油公司代表的到達伊朗更足證實此說。英方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該公司在伊朗擁有極大油田）沒宣佈曾進行移讓油權的任何協商。據另訊說：英美兩家打算開採的油田，在伊朗南部。

保國人民快起來反抗！ 大批德軍祕密開到 說是防止「內部糾紛」

（塔斯社伊斯坦堡三十日電）據消息靈通的外僑方面訊：德方正在保加利亞採取緊急措施，以防止可能發生的『內部糾紛』。德方正把新的軍隊開入保加利亞，這些軍隊是秘密地分成零星小批開到的，以免引起民眾方面不良的反應。在過去兩日間，就已約有二師新的德軍開入保國。

戰爭圈內

△華盛頓電：白宮秘書歐爾利宣布：羅斯福總統已經簽署法案，使美國得參加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的工作。此舉就是核准美國撥約十三億元，至於特種撥款，要由國會決定。

△華盛頓電：代表各種政治意見的華盛頓名記者五十人，因參加新聞週刊的時事討論會，發信羅斯福總統……

△華盛頓電：對外經濟局長克羅萊報告說：自從三年前租借開始以來，美國運到各同盟國的坦克達到二萬三千輛，其他軍用車輛約七十五萬輛，同盟國（主要的為英國）有坦克一千五百輛，卡車二十五萬輛，已職付現款。蘇聯現在用以作戰的美國坦克超過七千四百輛。此外並從美國獲得其他軍用車輛二十三萬輛。

△倫敦二十九日電：據芬蘭電台今日廣播：駐芬新任的匈牙利公使根據服從匈牙利新政府的命令。

盟方停止進攻喀辛諾 美機轟炸不倫瑞克區

（中央社華盛頓三十日路透電）美陸長史汀生今天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盟軍已停止進攻喀辛諾，而且沒得到我們所預料的結果。這是德軍阻撓我們所致。

（中央社地中海盟軍前方司令部三十日路透電）今日盟軍公報說：『第五軍防線方面敵軍曾向盟軍陣地發動兩次猛攻，都被打退。前線各區我方巡邏部隊甚為活躍。……另批戰鬥機和戰鬥轟炸機曾多次掃蕩達爾馬提亞海岸外的敵方船舶，擊毀敵船廿二艘。盟機僅十一架失蹤。』（又倫敦二十九日電）就地中海區域盟方空軍所攝的偵察相片判斷，凡從意國北部通到德軍前線的鐵路，都已被盟方中型機和戰鬥轟炸機的襲擊所切斷。

（中央社倫敦卅日路透電）柏林訊：德方公報說：德軍精銳部隊，已突入喀辛諾西北的盟軍防線。

（中央社倫敦三十日路透電）英美英軍總部頃公布：昨日美重轟炸機襲擊不倫瑞克區，於空戰中擊毀德機四十八架。（中央社斯德哥爾摩三十日電）英機昨夜襲保加利亞京城索非亞，城內起火甚遍。

（中央社蘇黎世二十九日路透電）據最近從德京到瑞士的旅客說：柏林空襲後無家可歸的人民的總數，現確實估計約在三十萬人到四十萬人之間。柏林戰時工廠，約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幾被炸毀，或已陷於停頓。

讀者園地

民惠輪失事真象 ——一個親身經歷者的控訴

仲謙

船身要穩，船艙要寬，船身要小。

本月二十一日，我由漁洞溪搭民惠輪到白沙去，見該輪馬力頗大，但每遇急流，就左右傾斜不已。考查其原因，實因船身高聳，寬度不過一丈七八尺，大約吃水必不很深，以致形成上重下輕的現象。如果發覺一失其平，必出危險。因此我就自戒以後決不乘坐這隻船了。廿三日我向農工銀行江津縣銀行提取存款，準備第二天回渝。次日起床很早，到碼頭，已是七點多鐘，見民惠輪還在生火待發，乘客也很擁擠，大約前後艙至少共坐乘客二百左右，樓上四百左右。本來不想乘搭這隻船，因要趕漁洞溪初二日場，勉強買票上船，坐在樓上後艙。往日早班六點多鐘就開船了，這天開航，至少遲了一個半鐘頭。詢問原因，起初說是候等要人，繼則說等候船上經理。後來本船職員交口實稱某某年輕好玩，才知道是因本船監護某君被旅舍，被拘沒有釋放，船上經理上岸去交涉也沒有回來。船剛剛開，聽船搖動，就會猝落水，致使在車葉上，幸虧趨避無恙。船開快車跟往天不同，問是甚麼下水這樣急，這樣快，不顧危險？回答說還到了恐怕被公司罰辦。到油溪上客多少不知道。到江津下客約百人，上客約二百人。到雷溪下數人，上四十多人。到白沙沱下數人，上十數人。人數加多了，船更加搖擺不定。我私下想快到魚洞溪，以後緊不再坐這隻船。到小南海，水迅船急，船曾一度傾斜，擦過石頭堆，接着平正了一會。到灘上船向右傾斜過度，水就灌入船內。不過五分鐘就沉沒了。我先是坐在樓上，心很憂慮，沒到小南海十里，就下樓站在船右水門旁，將手提皮包掛在肋上。試攀救生衣，則牢固不可下。私下覺得奇怪，為甚麼用這樣的大釘釘入板內，使衣不容易下來。等到船已灌水，船就傾臥水中。我就趕快坐船底，看見一救生衣漂出，就乘包入水抓衣，趕忙用脚撐離人多的地方。忽然有人從後面抱住我的喉頸，呼吸更短促，力更擺脫不開。以為必死無疑，等到他手後鬆，才得擺脫。回頭一看是一個老婆婆。我直游了五里，才得攀登楊姓小划，得生還。回顧水面，人頭如西瓜出沒江上，漸漸稀少，而輪船則影子也看不見了。……

短評 歡迎法國解放委員會代表

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後，派遣代表駐華，中法邦交，日趨熱烈。昨天，貝志高將軍等又回到陪都，我們熱誠的歡迎。

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在戴高樂將軍領導之下，積極的參加反法西斯的戰爭，對內的民主政治方面，也朝着發展和擴大民主的途徑做去，今天報上就有判決法奸克利斯托菲尼中校的死刑的消息，這都是值得反法西斯的人們興奮的事。

在盟國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時候，法國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我們確信法國人民一定能夠成為先鋒隊，和盟軍一道堅決奮戰，打垮希特勒。我們謹向法國人民致敬！

民惠輪遇難者家屬 要求切實撈屍

（中央社訊）民惠輪遇難者家屬登記者已達九十多人，三十日仍由前推定的代表向民生公司要求切實打撈屍體，並從速撫卹。至於失事原因，主管機關還在調查中。但若干人士的意見：以為不論這次失事原因何在，為期今後航行的安全，對於涪江各地輪船乘客數額，必須嚴予限制。

北碚雜寫

丁也魯

㊀學府動態

復旦新落成的科學館，已命名為『寒冰科學館』，紀念『五三』被炸死的孫寒冰教務長，去年完成的教職員宿舍，以『甫澍』為名。

[illegible]

前進啊，朋友！

•用集體的力量感化一個工友進步•

景　留

今天該我們廠里停電，放工時天還是大亮的。吃完晚飯，大家都端着一盆水在飯廳前洗着臉。我們屋里的幾個，都在一起。小劉一回頭，四週看了看，他用左手推了一民一下：

「你看喜生又跑了，才一丟下筷子就沒看見他，昨天晚上他回來的多晚哪，他說是跟張鄧巴去吃茶的，吃茶還有那麼晚的？」

一民正在用手巾蘸着水往頭上洗着，接口說：「其實，我也看到了，今天喜生做活時就不起勁，他……！」一民吐了一口從嘴角流進來的洗臉水。

「你們猜他幹嘛去了？」阿毛那黑瘦的孩子的臉神秘的笑了一下，「紅中，白板，哈，哈，他就是幹這玩意去了」！

「別扯蛋啦，兩個月來他都沒賭過嘛」。我想起了前回大夥勸他戒賭時的情形。「他不是說過他一輩子也不賭了嘛」？

「爺嘴手帕話——說是說呀」！阿毛還沒洗乾淨的小黑鼻子哼了一聲。

「你怎麼知道的」？

一民把手巾從臉上拉開來。

「今天下午呵，我跟張鄧巴在靠桌旁吹牛。鄧巴跟我說的，說喜生昨天晚上輸了三百多。鄧巴說他這兩天手氣還不很好，叫我休息天跟他一路進城裏玩去，花消算他的」。

一民一聲沒響，又把頭低到面盆上。

「我說的呢，今天白天他看到我都有點影影欉欉的，我跟他說話，他臉老光轉過來轉過去的，原來是有心事呵」！小劉好像受騙了似地訴說着。

◆　◆　◆

已經打了睡覺鈴。

阿毛跟小劉兩人正坐在床邊哼着一隻老工人歌。

一民在翻着他床鋪底下那堆舊報紙，明天禮拜六晚上，我們又該討論時事了。每次的討論都是架一民來作結論的，所以他又在忙着弄材料。

我跟喜生倆人是睡在一個床鋪上的，因爲我們倆人床下鋪的東西都太少，就在一起來過冬合鋪和暖，所以我們就併鋪了。但這時喜生還沒有回來。我躺在床的鋪面看着帳頂。

外面響起熄燈鈴，打過鈴後再有廿分鐘，就要熄燈。

「喜生還不來」！我放下了書，睡了一下發澀的眼睛，伸了一個懶腰。

阿毛回我撈了一會，好像滿腹過似地說：「我看哪，喜生是：鋼頭的柏巴牟——完蛋啦」！

一民翻着報紙的手停了下來，眼光好像責備似地朝阿毛看了一眼，但隨即又忙着揀他的報紙去了。

「要不就麼着」，阿毛好像試探似地說：「我們給他來個精神封鎖怎麼樣？咱們都別理他，叫他自個兒覺着難過。」

「不理就算了，是不是」？小劉滿不高興的質問着阿毛。

「誰說光是不理，我說是有個時期的。咱們三天爲限，三天以內不跟他說話。」

我想了半天，也覺得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來勸喜生。勸他一次，他總是說：「睹什麼好東西，不打就是了。」可是過兩天，他手就又癢了。我想，給他點臉色看看也好：

「對，三天不理他。」

已經熄燈了，一民才把揀好的幾份報紙，放到枕頭下去，手很快的解開工裝的鈕扣，可是話一句也沒講。

「不理總不是回事。」小劉爬到上層鋪上去，坐在那裡，牙齒咬着下嘴唇，眼神低沉的陷入了思索中去。

◆　◆　◆

下午，喜生看到大夥不理他的時候，他還笑嘻嘻的跑到阿毛的床床前，一邊抽着他那個鼻涕似的了，一邊把手指頭逗到阿毛鼻子下，一會兒捻捻阿毛的鼻子尖，一會兒把阿毛的下巴殼往上一端。阿毛倒滿像回事的把眼睛往上一翻：

「誰跟你鬧來的，你笑的那麼好看！」

喜生嘿嘿的傻笑了半天，又看了看我們幾個冷冷的面孔，懶洋洋的幌着身子走到飯桌旁，手裡拿着的針刀在飯桌的木邊上亂刻着，眼睛時常偷偷的看着我們幾個的臉色。看到確實是沒誰理會他，他才把鉛刀慢慢地對兩下子。但是，馬上又把鉛刀拄在左邊胸下，身子挺直，頭低低的沉了下去。只有當鼻涕從鼻子里拉了出來了一條細長長的流了出來，他才用兩個手指頭把鼻涕往鼻子上捏了一捏，同時卸鼻了起來，眼光直直的瞪着高頭窗子外面的天色。

◆　◆　◆

明天是大禮拜，晚飯後，總宿里特別熱鬧，是「你將輸兒」的四川朋友在亂跑着，互相追打着。京戲和小調也都傾盤倒氣的哼起來，間或也有一兩句新歌，上氣不接下氣的唱出來。

真奇怪，今天我們這個寢室里特別沉寂。我們一進門來，喜生正躺在床上，眼睛直瞪着樑子有點發紅的宿燈光。他一看見我們進來，生疏的望了我們一下。猛時他的臉上已沒有早上那種好像自己在那嘲似的觸蝕的笑容了，在內心裏的煩亂完全表現在他臉上，他看了看，隨即就把身子翻向裡邊，拉過來一條被子蒙在頭上了。

「喜生呵！喜生哎！」外面在怪裂熱的拉着長聲喊着。跟着喊聲，張鄧巴戴着灰呢帽的頭從門縫開處鑽了進來。

「怎麼？都這麼文明。」他看了看大家灰沉的面孔，趕緊到喜生床前：「喜生，還這麼早，起來，起來，今晚上，我給你來上幾把，換換手氣，包你撈回來。」他把喜生的被子掀了起來。

「得了，」喜生用很久的眼神在燈光下似的推了一下張鄧巴：「一起來吧！……」

「你跟我裝什麼傢伙，」鄧巴扯起了喜生，又把掛在牆上的大衣給他披上去：「去吧，人家等的急了，……」

「走就走，你拖什麼。」喜生挣開了鄧巴搬着的手，不用的把大衣往肩上抖了一下，身子東幌西幌的幾步過出了宿舍，鄧巴走到門口段個過身來，對大夥兒起了兩手，作了一個揖：「對了！」

屋子裡寂靜了半天。

「我說什麼來的，光是不理，他又走了。」

「小劉嘟嘟起來了。」

「……，」阿毛這麼插了一句。

這時候，門外已經有人一齊把頭探進來：「我們走了，快點啦！」

一民一直垂拱着頭，到這時才輕輕了下來，臉上閃過了一陣明快的微笑：

「我們該去了，」判意地說：「小本子，小劉，你前天說的那幾個問題也帶着。」

一民招呼完了，先走了出去。

◆　◆　◆

睡夢裡，一種低語聲和抽着鼻涕的聲音把我弄醒了。我看見點着紙剩一個燒燭頭的桌子上，喜生伏在桌子的一邊，眼睛低低的看着桌面。一民坐在他對面，左手在抽着桌面，右手拿着一個沒有尖的鋼筆桿，不住的撥弄着蠟燭上的火花。

「我們自己吃的什麼虧還不知道嗎？」一民一動不動的眼光落成了一堆：「人家剝削我們，有好多地方受氣，受人欺。我們小時候家裏沒錢唸不起書，現在還不好好學點有用的知識嗎？」

喜生［illegible］的抽着鼻涕。

「既然我們今天能夠在一塊兒來學習，有什麼心思你還能不加緊？你還沒看到嗎？像張鄧巴似地活一輩子有什麼意義？誰都能欺侮他，誰都能跟他鬧，他也不生氣。……到晚上弄幾老酒到館子裡去喝一點，像他這一輩子糊里糊塗過下去，什麼也不明白，……我們能像他們那樣嗎？」

「完了麼？」喜生把眼睛怯怯的抬了起來望了一民一眼。

「我們不理你時，你想想，我們心裏該多難過。」

●小劉說，「看他又去了……」

「是我不好！」喜生把鼻子使勁的抽了一下。

「無理說起來，我們差不多年紀誰也是不該說錯，但是，正因爲我們還年青……」

「一民！」

「可是……」一民沒有對喜生哀求的眼光還要講下去。

「一民！你叫我怎麼說呢！」喜生把伏在兩手上的頭抬了起來。

……

寢室裡如果沒有呼吸，簡直就要靜得和墳墓一樣了。

第二天早，我就覺着好像總有人擠似的，擠一擠又擠了回去，不一會就又擠一擠。

我結結巴巴的睜開眼睛，喜生輕手輕腳的把身子縮了回去。

「起來喲！」喜生把眼睛睜開。

「大禮拜，早上你鬧什麼！」我翻了一下身子，不耐煩的把頭又縮進了被子裡。

到我們都起來了時，樑子上已經掛了一些洗臉水，喜生連影子都沒有了。

◆　◆　◆

下午，我們從球場上打回來，阿毛總是在前頭跑着，跑到離我們寢室了的時候就停了下來等着；有時，撿起一個小石子，疑惑的向天空樹梢上拋去。小劉見到廠裡人就問：「看到喜生沒有？」好多人都是搖搖頭要過去。

「不會是又去賭錢的？」一民十分有把握的向大家說。

等我們回了宿舍好一會，喜生才回來了。

……

（未完）

新路

從人民生活和大衆語學習寫作的故事

曦

第四回　你們爲什麼要學習寫作呢？

前情提要： 學徒小高，工人陶賓章，想心寫作，但總是覺得筆。兩人去向一位舊師爺求教，胡告訴他們要從古書和文言學起，發而此路不通。他們又去問一位新文教師王先生，知道想從文章裡學出文章來，也不是個好辦法。……

小高和陶賓章他倆下工後步泡茶館。當別的工友們躺在竹靠椅上，喝着沱茶聊天的時候，他們往往在那兒吭吭吃吃地讀書和學寫文章呢。可是今天工友們卻看見這兩位竟然出現在茶桌居的座頭上了。於是就有位工友向前打趣說：「啊喲，兩位老大哥！你們不在那兒學聖人，怎麼也跑到這個地方來了？」

小高笑了笑沒開腔，小陶接口回答說：「我們不想學聖人了，從此以後，想跟諸位老哥學作凡人（閒人）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小陶又接着訴說起來：「我們倆呀，忽然來了一股勁，想學寫文章，求爺爺，拜奶奶，打聽學寫作的門路。這個說要讀古書，可是我們搞不到；那個又說從文章裡學文章也不行。到底該怎麼樣，我們可是人瞎找路路難走。算了吧，寫文章本來不是咱們工人的活路。可是我們這位老弟呀，」說着瞟向小高一眼，「可還沒死心。寫又寫不好，丟又丟不下，實在悶不過了，拉他出來喝碗茶。」

「老陶，別這麼說，」小高慢慢直起身來：「『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慢慢摸索着走，總不會沒有路子。」

「摸索着走？你性子好，你成；我呀，我是準備好了：一、二、三，向後轉！」說罷，小陶往靠椅上一挺。誰知道小茶館的椅子是靠背前放着的，陶賓章的個子又高，靠椅向後一滑，碰！他的後腦殼，正碰在背後一位客的頭上了。

那人『噯呀』一聲，摸着頭，猛然抬起身，要看是怎麼一回事，一個不湊巧又把杯子碰翻打翻了。小陶一下子跳身起來，連連喊着「對不起，對不起！」兩隻來得及扶住那個快要滾下去的茶碗。那人撣了撣身上的水，也站了起來，微微笑着說：「不要緊，不要緊，你們談，你們談！我正躺在這兒聽你兩位談得有趣呢。」

小高這時也早站了起來，喊跑堂的替客把茶擦了，又補沖了碗茶來。恰好旁邊有人起身走了，小陶就把那人讓過一旁坐，於是大家就談起話來。小高偷偷一看那人一眼：一身舊藍布舊中山裝，一雙破皮鞋，長長的頭髮，身材雖然魁梧，卻透着削瘦，只是兩隻眼睛卻閃着溫和而又堅毅的光彩。大家問過姓名，知道那人姓孫，據他自己介紹是……的。……

「孫先生！」小高高興得不得了：「你可得給我們指點指點怎樣才學得會寫作！小陶，你這一碰真好，碰出個先生來了。」

姓孫的先生也笑了。就反問兩個說：「你、問我怎樣寫作，我卻要反問一聲：你們爲什麼要學習寫作呢？」

小高和陶賓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下子說不出個道理來。最後還是小陶先開口：「我學是爲了寫寫信什麼的；可是人家小高，還想給報紙、雜誌上投稿呢！」小高聽了，［illegible］。

「不要怕羞，這都很好。」孫先生趕快安慰他們：「一方面是日常生活上的應用，一方面是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這本來都是普通學習寫作的目的。可是我這個人很怪，凡事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我再問你們：寫作爲了幫助生活，可是你生活又爲了什麼？寫作爲了發表，發表了又有什麼好處了？」

兩個人還是一下子回答不出。孫先生就接着說下去：「在從前，做工的，種地的，當兵的，一切勞苦的人們，是不學什麼寫作的。頂多有機會時候，叫他們的兒子去學。學了做什麼？爲的是『七篇文章萬錦繡』，『一舉成名天下知』，學會了寫作好不再做工，種田，當兵。去做什麼呢？寫公文，出告示，替皇帝歌功頌德，代聖賢立言，幫助皇帝老子，或者地主、資本家來統治老百姓。所以那時候的讀書人，學文章的目的是很單純的：——爲自己的陞官發財，爲統治者安邦定國。從來如此，是誰問都不要問的。

「可是現在不同了。就比如你們兩位吧，一邊做工，一邊學文章，學好了能不能有官做，你廠主會不會加你工錢呢？不會的。所以如果你學寫作只是爲了文章能提高個人的身份，讓你不再過勞苦生活，那實際上是辦不到的。要是單爲了日常寫寫信，那也用不着化這麼大的功夫。要是一心想給雜誌報紙投稿，這本來很好，可是跟着就來了一個問題，你究竟要對看書看報的人說些什麼？如果只是爲了好玩，想叫名字在紙上印出來，就算過癮，那也不必化這麼多精神，只要積幾個月的工錢，登一個廣告，人家就不也會看到你的名姓？」

「不，」小陶趕快剖白：「我們決沒有這種想頭。」

「我也相信你們不會像有些小資產階級份子那麼沒出息。可是寫作的目的非弄明白不可。有了不同的目的，我們就可以有不同的學習法。要寫文章，就得問問你這篇文章站在什麼地位說話，說給什麼人聽，說話是爲了誰好，採取了怎樣的寫法。兩位是工人，要知道工人今天學寫作，決不是也決不能是抱着自私自利的目的的。因爲，非把兩個弟兄團結好了大家一同跳出火坑，自己也就不會得救。所以你們學寫作，」孫先生說到這裡把聲音放得更低：「實在是學習使用一種武器。有了這種武器，才能把你們生活的實際描寫出來，讓許多人瞭解。有了這種武器，你們才能把大家勞苦兄弟團結在一起，教育已經明白了的，教育還沒明白過來的。有了這種武器，你們才能打擊那些壓迫咱們的日本帝國主義，向壓迫你們勞動者的人爭取自己的生存利益。寫出文章來，能夠站穩這種工人自己的立場，是爲了工人和一般人民大衆的好，用大衆容易懂的方式，說出容易爲大衆懂得而且感動的話，這就叫好文章。作得出這樣的好文章，才算達到了你們學習寫作的光明正大的目的。像我這樣一個讀書人，要想寫出這樣切實的好文章，得懂得你們的生活，熟悉你們的人，學會你們的言語才成；可是對於你們，一切都是現成的，問題只在於『鍛鍊』，像煉鐵一樣，把這些好的資料，用適當的火候煉出鋼來。……」

「對呀，孫先生，我們正不知道怎樣煅煉法呢！」兩人幾乎同時說。

「今天時候已經不早。我將來還有個約會，只要你們不討厭，明天晚飯後咱們見面再談吧。」

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着工農兵。——毛澤東

新創作

王如的反抗　三

李進

●一個地主家裏的養女的故事●

「玉如，你嘴不坐在家里偏要上坡！」劉么嫂故意來揶揄我。

「上坡和在家不是一樣快活路！」

「哼，你不是么老爺娘子收的姑娘？我們老爺的小奶奶呢，爲啥也和我們這些泥巴腳桿一道上坡，我默倒么老爺要把你送學校哩！」

劉么嫂看見我不說話更加得意了：

「你看呀，等二天收上房我們不是叫老爺娘子？多做點錦緞呀，你這們年青！」

「劉么嫂，你倒要說人家，你看屁股好大，未必借你的……」

「玉如，你關在屋裡有……？十四五歲的人……了，是不是！」

「唐大哥，你莫亂說，人家還是處女！」

「處女？處（杵）火了的女！現時十四五歲的人哪敢說是處女！」……

人們狂笑着，……

……

叫你們快活麼？然而，……

……

（未完）